

红军长征纪实丛书

红二方面军卷

2

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



 中共党史出版社

红军长征纪实丛书



红二方面军卷

2

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

 中共党史出版社

本册收入第三至第六部分文章 110 篇

红二方面军的两个战斗故事

樊哲祥

创造湘鄂川黔根据地

1934年夏秋之间，在秀山南腰界，我们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胜利会师了。会师以后，接着就打了一个带关键性的扭转局面的胜仗，创造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，而且从此巩固、稳定了一年多的时间，一直坚持到长征。

这以前，红二军团领导上，由于夏曦同志在政策上犯了严重错误，队伍实力受了损失，由洪湖根据地转到湘鄂川黔边境，我们的力量小了，周围的敌人力量却很强大。那时，二军团活动的地区，主要在湖南的桑植、永顺、大庸、龙山，湖北的鹤峰、来凤、恩施、宣恩，四川的酉阳、秀山、黔江、彭水，贵州的沿河、印江、婺川这一带。酉阳、黔江、彭水县城，我们都打开过，我们一走，敌人又占了。周围的敌人，有贵州的皮德沛^①、杨其昌两个师，龚仁杰^②的教导旅，周矮子的一个旅，和湖南敌人的几个师，这些敌人，经常跟着我们，老是打仗，敌人的兵力大我们十来倍，使我们得不到休息；周矮子这个土匪，从鄂西追到湘西，从湘西追到贵州，和我们打了很多仗，简直成了我们的

① 原文误为皮德培，本文统一为皮德沛。

② 原文误为龚文洁、龚文杰，本文统一为龚仁杰。

死敌了。那时，情况是很严重的，二军团没有电台，和中央取不到联系，根据地不巩固，部队不好补充，缺少子弹，没有休整地方，部队很疲劳，部队打到哪里，伤员抬到哪里，大家都迫切感到需要打开一个局面，创造一个根据地。

红六军团为了牵制敌人的兵力，配合中央红军长征，从湘赣根据地远道而来，沿途和敌人打了不少仗，也很疲劳；但六军团带了电台来，和二军团会师以后，任弼时同志给中央去了一个电报，请示行动，中央命令六军团也可以休息了。秀山一带，给敌人糟踏成个穷地方，二军团去后，领导老百姓分过土地，搞了一块小根据地，两个军团本可以休息一下。但是，情况不许可，敌人跟在六军团后面来了。完全会师那天下午，发现敌人了。晚上，在南腰界镇子南面的广场上，二、六两个军团开了个联欢大会，带六军团来的任弼时同志、肖克军团长、王震政治委员和二军团的贺龙军团长、关向应政治委员都参加了这个会。这个会，既是联欢会，又是动员会。贺老总（我们干部之间对贺龙同志亲昵的称呼）在会上很幽默地说：

“到了贺龙的后方，六军团的同志想休息，可没想到吧？今天，贺龙的后方，是在脚板上了！今天刚休息，明天就要出发……”

二、六两个军团会师，力量增强，听说打仗，信心很大，勇气也很高。六军团在湘赣根据地，打的敌人，差不多都是敌人的正规部队，在江西打垮过陈国珍，在湖南打败过李觉，对周矮子这些地方军阀部队，很瞧不起。二军团在洪湖区创建根据地，坚持好几年，打的胜仗也很不少。大家心想：这回还怕？一定会好好打出个名堂来。

我们知道湖南永顺城的敌人力量空虚，只有一点地方保安队，就准备拿下永顺，在那一带创造根据地。第二天，我们却向西北出发，奔龙潭、龚滩，绕了个弯，把敌人调动到酉阳以西，然后我们掉头向东，乘敌人力量还没集中，打开了永顺城。在永顺城休息了六七天，二、六两军团的干部战士亲亲热热，互相照顾，表现得很团结。敌人赶来了，

周矮子、龚仁杰的两个旅和贵州的皮德沛、杨其昌两个师追来打我们。这时候是个关键，我们两个军团合起来才两万来人，当面敌人力量大我们一倍以上；我们的装备差，敌人的装备比我们好得多；敌人疲劳，我们比敌人更疲劳。该怎么打呢？打好了，永顺一带可以搞个根据地，部队可以很快进行休整；打不好，还得回到原地方，根据地搞不起来，部队更疲劳。这时候，大家都关心一个问题：“怎么打？”

敌人一到，我们的部队就撤出了永顺城，向北退了60里，撤到钓钩岩。永顺城外，南靠河，河上有座带凉亭的大木桥，两面带栏杆，桥顶盖着瓦，桥南岸还有几家人家，这是永顺城的交通要道。撤退之前，贺老总派人去召集大桥附近的老百姓开了个会，说明我们为了打败白军，不得已要烧桥；并且预先给了老百姓几百块银洋，叫他们等打完这一仗再修，然后把桥烧了。当时，我们这些下级干部不知道其中的秘密，心想：烧这座桥有什么作用？

出永顺城不到一里地就是山地，直到钓钩岩，沿途都是大山。这一带出茶叶，山上多半是茶叶树。石板大路就在山沟里转。我们到了钓钩岩，走过以后，再倒回去，到钓钩岩南面道路两边山上布置埋伏，封锁消息，等敌人来，想伏击他。敌人进了永顺城就住下了，却不追了。我们知道还不行，第二天，部队又向北翻大山撤退60里，退到龙家寨，照样布置埋伏，等敌人来，这里山大，布置得更好。敌人进到了钓钩岩，又不走了，我们还得后退才行！第三天，我们部队又向西撤退到山卡卡里的官里坪，照样布置了埋伏。这下子，敌人就骄傲了，到了龙家寨，脚也不停，跟着就顺着通官里坪的大路追我们。

我们的队伍却不在官里坪，是在官里坪东面大路两边的山上埋伏着。那一带都是拱背林的山，满山尽长着又矮又密的茶树。那条山沟有两里路宽，十多里路长，沟里全是水田，稻子都割完了。我们是天明以前偷偷上的山，把队伍布置在这一带山上：二军团的四师在南坡上，六军团的十七师在正面山上，北坡上也是六军团的。大家都爬在茶树林

里，红旗也卷起来了，又封锁了消息，一点都不暴露目标，布置成一个口袋。

开始撤到钓钩岩布置队伍，我们下面就知道了，这回，对付敌人，我们是想骄纵他，引诱他，伏击他。皮、杨两师白军归周矮子指挥，周矮子本名叫周燮卿，本来很骄傲，贺老总就利用敌人这个弱点，让他更骄傲。敌人也狡猾，开始怕上当。等他一回不来，等他两回不来，到第三回，我们在官里坪布置好了，心里还怀疑呢！“敌人还不能来？”可是，这回，敌人来了，我们正吃下午饭，敌人“吃孔吃孔”地进了口袋；我们都爬在山上，见敌人大摇大摆地直朝沟里开。皮德沛、杨其昌这两个师，龚仁杰的一个旅，周矮子亲自带的一个团都装进来了。我们心想：“哼，你们到底来了。”撂下饭碗，赶快准备打仗。

二、六军团初次会合，没有一起打过仗，彼此的战斗力都互不了解。二军团的同志见六军团：大半是江西人，个子小，有穿学生服的，有穿四个口袋军服的，背个包袱，背把雨伞，还有背布的；穿布鞋的多，有的人穿胶皮鞋；腰上别个饭袋，缸子里装一包包大米饭；走路不及二军团快，但队伍倒比二军团整齐。心想：敌人要上北面的山，他们能打不能打？六军团的同志看二军团：服装不整齐，穿各式各样衣服的都有；帽子大的大、小的小，捆个红带子，背个斗笠；每人脚上穿双草鞋，腰上挂三双草鞋，还有背草的；他们走路是快，但是队伍不整齐，路上还让别的单位插队伍。心想：敌人要上南面的山，他们能打不能打？当然，勇敢打敌人，这是互相信任的。

龚仁杰的教导旅白军，由他的参谋长带着担任搜索，最先上北面六军团守的一个山头。二军团的人眼看敌人的搜索部队都快到六军团阵地跟前了，六军团还不打枪，心里替他们着急，心想：他们真沉得住气！等敌人离他们很近了，他们却突然猛烈地一排一排地打出手榴弹来。这时，正面和两边山上都还没有打响。只见六军团的那个山头上，一阵手榴弹响了之后，红旗都扯起来了，队伍马上冲出来。敌人突然遭受这个

打击，一下子就垮下来了。接着，正面和两边山上也打响了，四面山上都扯起了红旗，敌人给我们压在这条小山沟沟里面，完全混乱了，上了山的，直往山下滚，没上山的，窜得水田里到处都是人；遍地撂着骡马、行李担子、行军锅、小炮、机关枪、电话机、担架，……敌人把什么东西都撂下了，撂了一路；敌人人挤人，人踩人，跑不出去。

队伍摆开打响之后，王震政委这时在十七师四十九团阵地上。他还是穿的士兵服装，不大讲究，胡子也长，可是精神百倍。他对四十九团说：

“同志们，敌人不让我们会合，还想把我们消灭。这个敌人，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敌人，是土匪！……我们倒要看看是谁消灭谁！我们要住下来，创造一个根据地。我带头，大家跟我来！”

讲完话，他马上就带着部队冲下山去。

这一仗，打得才好看呢。有个山头，敌人从草上滚下来，一个接一个，滚到山下一个坑里，出不来。有块田里有个深坑，积满了水，不知掉下去多少敌人，后来我们光在那个坑里就起出了几百支枪。

一会儿，天就黑了，那天晚上天很黑，对面不见人。我们遍山沟里抓俘虏，更热闹。那晚上，枪打得倒是不多，到处都是我们的人在大声喊叫：

“捉！捉活的！”

“出来！我看见你了，你还不出来！”

“不出来，打死你！”

“谁？包围起来！”

“口令！”……

我们的人跟敌人混在一起，看不清人，怎么抓俘虏呢？敌人的军帽，帽檐又短又硬；我们的军帽，帽檐长，是软布做的，帽檐边上撑了一条篾片。两个人碰头，先拦腰一抱，摸着对方是硬布短帽檐，就把他的枪下了，叫他：

“往后走！”

这一仗，敌人的四个主要部队，进沟来的，都一下子就收拾光了，统共消灭了皮德沛、杨其昌两个师，龚仁杰一个旅，周矮子这个旅的一部分，捉住了龚仁杰的参谋长。只剩周矮子、皮德沛、杨其昌这几个家伙带了不多几个人跑回了永顺城。

贺老总早料定永顺城内的敌人兵力薄弱，没有防备，如果他们知道皮、杨、周、龚部队被消灭，更不能打了，必然逃跑。所以，天黑之后，贺老总见皮、杨两师和龚旅已垮，周矮子被消灭一部，立即派师长钟炳然带上六师从龙家寨走小路直扑永顺城，命令他在拂晓以前一定赶到，越快越好，全部消灭永顺城内的敌人，不许让敌人逃跑。

从龙家寨到永顺城有一条直路，是小路，只有80里。贺老总把钟炳然叫来时，对他说：“永顺城内的敌人要逃，还可能走钓钩岩；城南面的河，他是不好过的；我们要走钓钩岩去截他，又是弯路；从龙家寨赶到永顺城是条直路，只有八十里，你们要赶快到永顺去，截住他。”二军团走路是有名的，六师的干部战士，湘西的人很多，又会爬山。大家都充满着信心，猜想六师一定可以按时赶到，这回，可以把永顺城里的敌人全部消灭。果然，周矮子这几个家伙前脚刚进了城，六师就跟着赶到了永顺，占领了城北面的北山，城内敌人来不及逃跑。

永顺城北面这座山，满山都是茶树林，茶树林里还有几座庙。这山像个半圆圈，包住了永顺城的东、北、西三面，居高临下，形势险要。敌人占住这座山，永顺城就不好打；我们占住这座山，既好攻城，又控制了永顺城的三面交通，城南河上烧断了桥，敌人就成了瓮中之鳖。敌人果然没有预料到他们前面的队伍已被消灭，只在山上放了一个连的警戒，可见敌人毫无准备。六师占领北山，山上的敌人就撤回城内去了。钟炳然在山上看得清清楚楚，城内街上，满街灯笼火把，拥挤不堪，敌人一定是准备逃跑，可是他却不打。十六团团长戴德山催他：

“师长！快打！别让敌人跑了！”

“不行！”钟炳然说，“城里敌人太多，我们才一个师，不能打。”

等后面队伍来了再打。”

后面队伍打完仗，当夜也赶到了永顺城。可是，等后面队伍赶到，天就亮了。在天亮前，城内的敌人已经逃走了。

红军重回永顺城，街上老百姓烧茶送水来欢迎。他们说：

“知道你们在山上，你们怎么不下来？周矮子、皮德沛、杨其昌跑进城来，吓得要死，直叫：‘快拿茶来喝！’喝完茶，脚都不停，就跑了。你们要下来，连皮德沛、杨其昌都可以捉住。河上又没有桥，他们往哪里跑？”

贺老总一进永顺城，立刻就把钟炳然撤职。钟炳然统共只当了三天半的师长。

这时，大家都知道烧桥的作用了。贺老总早看到这一着，准备把这股敌人一网打尽，事先计划得是很周密的。可惜，钟炳然犯这个错误，让一部分残余敌人跑了。

但是，会师以后这第一仗，胜利是很大的。局面打开了，周矮子也打怕了。接着，我们又打大庸，朱扒子的队伍望风而逃，桑植也打开了，湘鄂川黔边区的根据地，就有了三个县的县城。部队用缴获的枪、弹装备了自己，省政府、县政府成立了，群众工作搞起来了，农会、工会、妇女会组织起来了，老百姓分了土地，生活也好起来了。以后，又打开桃源，把朱扒子的兵工厂搬来，医院、兵工厂也建立起来了，局面一直稳定到1935年夏天。

粉碎最后一次“围剿”

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，在任弼时、关向应、贺龙、肖克、王震等同志领导之下，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，打败了敌人许多次的进攻，创造了根据地，建立了民主政权。任弼时同志担任湘鄂川黔边区党中央分局

书记，纠正了夏曦同志的错误，实行了土地改革，部队也得到了休整和补充……原来的二、六两个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^①，贺龙同志任二方面军司令员，任弼时同志兼二方面军政治委员。到1935年夏天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已经越来越巩固，也越来越扩大了。

蒋介石匪帮很害怕我们，认为我们是他们的心腹之患。1935年7月，集中了19个师大约20多万人的兵力，对我们来了一次大规模的“围剿”。这19个师，分成四路纵队，采取四面合围的“战术”，企图把我们压缩到桑植东南的小块地区，全部消灭我们。这时候，红二方面军二、六两个军团的兵力，统共才二万多人，按人数看，敌人兵力大我们十几倍，武器装备也比我们强，情况是很严重的。

我们的根据地有桑植、永顺、大庸三个县城和龙山、澧县、安福等县地区，这是我们根据地的中心地区。但是，因为整个根据地面积不大，加上敌我兵力悬殊，敌人很快就造成了合围的形势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必须采取保存力量，争取主动，突破敌人的包围圈，转入外线，选择有利时机，集中优势兵力，打击敌人最薄弱的一环，消灭其一部，以求得粉碎敌人这次“围剿”的战略方针。

我们被压缩在桑植东南的狭小地区，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了。

我们把从桃源搬来的兵工厂的大机器破坏了，小机器还得带上。政府机关、群众团体，都跟着军队一道转移。打烂些坛坛罐罐，还要带些坛坛罐罐。我们这个队伍，骡子牲口一大帮，足足拉了好几十里路长。

按敌人兵力布置的情况来看，我们东、南两方面是敌人的主力，敌人是南方部队，战斗力比较强；这两个方面地势平坦，靠近敌人的中心地区常德、桃源一带，不便于我们活动。西北方向是敌人的北方部队，这些部队，野战不行，爬山不行，下雨不行，走路拄个棍，光摔跤，既

^① 作者回忆有误。1936年7月5日，根据中革军委命令，红二、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。

不是敌人的主力，人数也比较少；地势多半是山地，在桃窝、龙家寨一带又是大山，而且是我们的游击根据地，群众条件也好；那一带地区，我们大半都很熟悉，爬这些小山，我们也不在乎。所以我们决定向西北方向走，经陈家河一带突破敌人的包围圈。

出发之前，贺龙司令员跟我们部队讲话说：

“陶广、李觉、郭汝栋、陈耀汉、张万兴、张振汉……这些乌龟王八都来了，是来抄我们的家，我们这回是搬家，打烂一点坛坛罐罐不要紧，打烂了，我们要叫他们赔。……”

我们的队伍素来总是跟优势的敌人打仗，而且差不多总是打败了优势的敌人。一年多来，在任、贺首长领导之下，又经过了休整补充，胜利信心是很高的。部队听了贺司令员的讲话，信心更高。这些敌人，好些都是我们手下的败将，这还怕他！

这天，我们侦察到陈家河还没有敌人，贺老总立即命令团长黄兴汉带一个团去抢占陈家河这个口子。我们全部人马立即出发。东南方向的敌人正和我们的掩护部队作战，敌人的炮打得轰轰烈烈，我们的部队很沉着，沿着通陈家河的石板大路迅速前进。

队伍未到陈家河，天就黑了。那天晚上，天很黑，黄团的前哨一个排走过了陈家河街，突然听见有人从屋里走出来问：

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我们的前卫没有答话。

“口令！谁？”敌人的哨兵喊，接着就放起枪来。

前卫排知道遇见了敌人。双方在街上混战了一场。敌人没有料到我们的部队会突然到街上来，慌忙应战。前卫排瞅见街上所有住房里人影直往外涌，知道敌人人数不少，打了一阵，没有驱逐掉敌人。黄团迅速报告了情况，贺老总命令把前卫排撤出街来，敌人摸不清我们的兵力，没有敢追。这时，我们的指挥部离陈家河才12里地，贺老总马上派人去查明情况，并查明是否还有另外的道路可走。

部队沿路停止待命。

侦察结果，原来在我们部队到来之前，敌人陈耀汉纵队四十一师张万兴部刚开到两个团，先我们一步占领了陈家河。陈家河的地势，我们是知道的。陈家河街，在陈家河东岸，东一块、西一块，共有100多户人家，扎了敌人两个营；街外半山腰的小山包上有一排土寨子，扎了敌人一个营；靠着寨子的大山上没有敌人，但在河西面的山上敌人安了一个团。大路从陈家河街上通过，敌人在河的两岸高地各扎上一个团，就完全切断了这条大路。我们发现敌人，连夜又派人到陈家河下游探水的深浅，估计敌人还要继续增加兵力。

有没有小路可以绕过陈家河呢？附近的老乡们都说：河东岸大山背后有一条打柴的小路。可是，这条小路只能走人，不能走骡马，一切笨重行李都不好通过。贺老总说：

“我们的伤员、驮子都不能丢！走就要走大路。”

于是，我们决定消灭陈家河的敌人，打开这个缺口。

当天晚上，贺老总觉也不睡，亲自去布置，趁天很黑，命令队伍悄悄地上河东岸寨子后面的大山，大山下头、寨子上头还有三个小山包，在这三个小山包上，机关枪可以封锁陈家河的渡口，但我们没有炮，不好打它。贺老总就命令把部队的轻机关枪都集中起来，在这三个小山包上布置了70挺机关枪。这座大山，满山都是树林，还长了不少枣子树，正好隐蔽我们的部队。贺老总又给部队下命令：

“绝对不准暴露目标！枪也不准走火！”

黎明时候，贺龙、任弼时、关向应、肖克等同志都在树林里隐藏着观察敌人，指挥当天的战斗。贺老总头天晚上早已计划好，首先得消灭寨子里的敌人。敌人寨子的阵地太窄，需要给它搞宽一点。这时，贺老总叫警卫员去叫来一个连长，贺老总亲自给他下命令说：

“你带一个连去攻那个围子。不准硬攻，只准把敌人牵出来。敌人一出来，你们就假垮下来；敌人缩回去，你们再攻，一定要把敌人牵出来，牵出来你们就完成了任务。只是，你要小心。不要叫敌人把你们包

围住就行了。”

这一连人从山沟沟的树林子里梭下去，接近了寨子，边打枪边咋唬，枪打得不多，咋唬得却够样子，大家爬在寨子跟前痛骂敌人。敌人在寨子里拼命打枪，他们就拼命骂，骂得敌人沉不住气了，见他们人数不多，枪打得少，以为他们不行，一个营全从寨子里冲出来，要想包围他们，他们见敌人出来，拔腿就往后头跑，敌人追他们，他们就往山沟沟的树林子里钻。敌人追得正起劲呢，突然，我们三个小山包上的70挺机关枪像海水发大潮一样，全部开火，打得敌人成群地直往下倒，没死的扭头就往回跑，想回寨子，寨子门被我们的机关枪火力封住了，进不去。敌人就往陈家河街上窜，我们预先埋伏在树林里的大部队早已在机关枪开火时发起了冲锋，枪声像炒爆豆一样，冲锋号满山吹，满山遍野喊杀声震天。敌人前脚跑，我们就后脚跟着追。敌人窜到陈家河街上，把街上敌人的两个营冲乱了，全部站不住脚，伙着一块，你推我挤地直往河西岸窜。我们的机关枪就随着敌人的屁股转，见敌人往河那边溃退，火力马上转到河上，封锁河口。敌人是北方部队，又穿的胶皮鞋，素来不会爬山过河。河水又急，河上的石蹬子又滑，踩不稳，他们又慌又挤，乱成一团，给我们70挺机关枪火力克住，打得敌人“唬唬唬”一个个直朝河里滚。那河两岸是开阔地，我们又是居高临下，这个突然猛烈地打击，真把敌人震破了胆，吓掉了魂，只见满河都是敌人的死尸。

我们四师有个司务长，名叫于在海，到机关枪阵地送饭，正赶上机关枪打得敌人直滚河，他见河这边还有许多敌人过不了河，像打昏了的狗一样在河边上蜂拥地朝河那边挤。他身边有个机关枪射手打得不大得劲，就说：

“给我打打看。”

他接过机关枪，把皮带挂在脖子上，立着身子就打起来。他这挺机关枪打到那里，那里的敌人就成群成堆地往河里倒，吓得跑在后面的敌

人，赶快扭回头跪在地上缴枪。

战斗进行得非常迅速，我们追得非常快，河这边的敌人被消灭了。逃过河去的敌人，刚过了河，我们的部队也追过了河，敌人往山上爬，我们紧跟着也往山上爬；敌人逃上了山，我们也追上了山。因为我们的溃退的敌人挨得太近了，山上敌人张万兴那一个团，连枪都不敢放，对他们的溃兵一点掩护作用都没有起到。敌人见我们来得这样迅速、猛烈、突然，早已混乱，扭回头跑了。他们跑，我们就追，满山遍野真像赶鸭子一样，直到贺老总发出停止追击的命令后才停止。这回，消灭了敌人一个来团，打开了敌人合围圈的一个口子，开辟了一条大路。

当天，部队转到了敌人外线的官里坪，我们即扬言要去攻打桑植。敌人陈耀汉的纵队部就住在桑植。但是，我们的部队没有动，反在官里坪休息了一天。第三天，我们的部队出发了，却翻过大山，经过桃子溪，向桃窝前进了。

这天，下着大雨，部队打了胜仗之后，精神百倍。肖克军团长骑着马在前面指挥，任、贺首长骑着马走在队伍的中间。任弼时同志留个小胡子，是个很严肃冷静的人，分析问题非常仔细。贺老总一有闲空，照样喜欢和人聊天，他的黑胡子、黑衣服、黑马，很使人注目。肖克军团长严肃和蔼，还是穿套他平常喜欢穿的学生服。部队里差不多都是南方战士，下雨行军是习以为常了，有的撑着雨伞，有的戴着斗笠，爬大山，过小河，走得满得劲。

部队翻过大山，走过一段靠陈家河边的山半腰的小路，部队看见小路下边的悬崖底下还躺着许多敌人的尸体，那是前天敌人溃退时跌下去的。

桃子溪一带是鹅卵石铺的大路。大雨之后，路旁的河水涨了，浑浊的山溪水滚滚而下，冲着河里的乱石头，哗哗地跑得飞快。两边山上的树林，给大雨罩得雾沉沉的。大雨，一阵紧一阵地下个不停。

下午，在一个三岔路口，前卫部队发现路旁河水的水是浑浊的，

再往前走，河里的水都是浑浊的。前卫部队马上机警地把这个情况报告了肖克军团长。肖克军团长是个细心人，他立刻命令部队就地休息，自己骑着马到前面去仔细研究河水浑浊的原因。陈家河是从贺老总的家乡桑植县流出来的，是清水河，大家是知道的，是不是陈耀汉的部队已从桑植出来了？他想，这么个大雨天，路上行人是很稀少的，如果不是过了部队，水不会这样浑浊不清。他下马走着，仔细观察，发现不仅水浑，而且还发现泥水中的一些脚印，这些脚印，脚后跟的印子指着桑植的方向，脚尖的印象正指着我们就要去的桃窝。既然是桑植来的部队，这个敌人就可能是陈耀汉。按水浑的程度来看，敌人的队伍肯定刚刚过去不久。

桃窝一带，是我们走过多少次的熟地方。那地方真像一个窝，四面是高山，山中间一块小平地，稀稀拉拉大约有 200 来户人家。村背后的石头山上，树大林密，石头块很多。这条鹅卵石大路穿村而过。桃窝前面，山就更大了，几十里内很少有人家，桃窝、龙家寨一带都是大山。时间已经快傍晚了，天雨，山路难行，夜晚更不好走，敌人绝没有那么大胆子晚上去翻这个大山。这股敌人今晚上必定在桃窝宿营，而且敌人的数目可能不会很大。

肖克军团长根据一切情况证实了他的判断，就决心袭击这股敌人，把它消灭。他命令一个师从右首小路迅速绕到紧靠桃窝背后那一圈山上，占领山头，包围桃窝的三面；主力部队走大路从正面去袭击。听正面部队打响之后，山上的部队就往下压，造成围歼的形势，力求全歼。

他命令迂回部队先出发，正面部队却缓缓前进，想等迂回部队埋伏好之后，正面部队再开始动作。

天黑之后，大雨未停。正面部队采取迅速动作，进入桃窝，迎头抓住了敌人的电话兵。敌人在架电话线呢！

“你们师长是谁？”

“陈耀汉。”